

# 參加忠恕道院落成紀念

## 台灣旅行觀感

作者：日本評論家門脇弘  
翻譯：葉雲武點傳師

我們門脇弘，門脇尚平兄弟兩人，因有緣份得以求得一貫大道，並與各位先進一起參加自四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一日的基礎忠恕道院落成紀念

台灣各位朋友之真心款待，內心至為感激，謹此表達衷心的感謝。但願每年能有一次如此快樂的旅行。

### 四月二十二日參加忠恕道

台灣旅行。此行受到澀谷洋滿、直壁朝弘、穎川定正、陳喜樂諸位夫婦及沈坤土點傳師、松尾吉夫、北村淑子、古賀美等諸位兄姊的熱忱照顧及

台灣各院落成典禮後，到陽明山溫泉、故宮博物院、天皇宮、光輝道院、純陽道院及高雄的明德講堂等地參觀，並且也參觀了台灣最南端的墾丁公園和鵝

鸞鼻燈塔，以及地震博物館等地。在高雄時，很榮幸能受到曾在日本見過面的許國雄大學校長也是位政治家，親自到飯店來拜訪，見面交談。  
日本的「水江浦島之子」故事中，因浦島救了在海岸上被玩弄的海龜，為了報恩，有一天海龜帶著浦島到海裡龍宮城遊玩，受到熱烈的款待。在



△門脇兄弟與點傳師、道親合影。

「萬葉集」中陳述在龍宮城歡度的三百年有如三年之感。回顧在台灣這七天的快樂旅遊也有同樣的感觸。這種感觸並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於門脇家對台日的國際親善友好有著深遠的相關故事，值得在此報告。我深信這不只是觀光遊行，而是有上天的安排，並且這些內容只有我才能陳述的神秘故事，但願這個故事能在貴雜誌刊登。在此將門脇家與台灣的神秘而緊密的關連，概略陳述於下：

我的母親是東京帝大醫學部附屬看護科二十四期畢業，曾服務於中國山東省濟南醫院。當時濟南醫院裡共有東大畢業的醫師五人，留學日本過的中國人醫師七人，看護士十二人，中國人的見習護士十人等所組成，正如「同仁會濟南

醫院」之名稱一樣，都以「一視同仁」的精神，對有錢人是收費而對貧窮人則以免費看病，因此被中國人視同天使而受到尊敬。另設有悲田院和施藥院，對癩病患者的看護，甚至以口吸膿，天使般的親切服務；不像現在的醫院，均以本身的利益為優先，不歡迎產婦深夜生產而施以催產劑的打針等，與這種不道德的醫院相比，真有天壤之別。尤其是家母經常被中國人指名幫助接生，到昭和五年與家父結婚的十一年多的期間，替中國產婦接生過五百多位小生命。

平成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日本天皇、皇后兩陛下首次訪問中國，針對中日戰爭的過去歷史給中國國民帶來莫大的痛苦與不幸表示深切的悲痛之意。而我們兄弟的父母親早從



△右起沈坤土點傳師、門賜弘、許國雄校長、門賜尚平。

大正時代即已播下中日友好密切關係的種子。據家父當時的秘書暨保安員西村日出（九十三歲）說：家父擔任公司總經理時，不分日本人或中國人，均發給員工近日本國內三倍高的薪資，因此員工均以感激之心懷、以五倍的勤勞工作當作回報。另外與台灣有直接關連的故事是有關我本身的經歷，在昭和三十四年大學畢業就職於日產生命保險廣報部工作時的故事：有一次向「町與生活雜誌社」，拜託刊登廣告，而經辦者竹內喜代女士將原稿遺失，觸怒了廣報部長的塚部健三，揚言與日產拒絕往來，終斷刊登等話語，而經我從中調節再次提出原稿，將這案件圓滿解決。竹內夫人知悉我幫她處理的來龍去脈，非常感激，次日邀她先生一起來向我道

謝。她先生與台灣人郭建英（當時是台灣第一商業銀行總經理）是好朋友。經由竹內先生的介紹，有一次我們兄弟訪台，受到熱情款待，在席上我說「這種快樂的氣氛，真想給母親也能享受」。郭先生聽了很感動地說「接待日本高官，總是要叫小姐陪，首次見到像門脇兄弟這樣孝心的人，我一定要安排個機會接待你們的母親，於是那年年底招待我們母親、妻子、小孩各兩名合計九名，來迎接我們的車輛是蔣介石總統曾經愛用過而賣給該銀行的林肯名車。家母、妻子及小孩等坐上這部名車，而我們兄弟則與翻譯人員同坐一部三菱轎車。接待我們到陽明山的蔣介石別墅。郭先生說「接待到這裡的日本人只有岸信介、石井光次郎兩位及門脇先生的



△日本訪道團，在忠恕道院中堂前合影。

我們兄弟經常陪著母親，而結婚後加上媳婦們陪同訪問過漢城及北京、天津、濟南等中國城市。也到過曼谷、夏威夷、新加坡、巴西等各地旅遊，而從來沒有碰到母親少女時的夢裡情景，常覺得到底母親夢裡情景在那裡？卻在這次前述的郭先生的接待乘車往陽光普照的美麗山景的陽明山時，母親叫著：「就是這裡！就是這裡！」正是與少女時夢裡見到

全家人」。由孝順母親的心意發展到受到這麼大的款待，心裡感到無上的光榮與感激。很神奇的是曾經聽母親說過：她還是單身十七歲的時候，見過很奇妙的夢而一直難以忘懷。夢裡她結婚後生兩個男孩，孩子長大結婚；兩位媳婦陪著她，乘坐豪華轎車在美麗陽光下往山道暢遊的美夢。

欣聞基礎忠恕道院在七月十六日將在東京池袋增設據點，並舉行支部的落成紀念典禮。為回應上天的愛心與慈悲，我們兄弟誠心多向先進請教學習，願意全心全力為建立一貫道的世界而努力，謹祝諸位道親，身心健康，道務弘展。

（門脇弘——評論家  
門脇尚平——手相研究家）

「神寫劇本人演戲」，是否上天早已安排好母親的劇本？雖說歷史沒有所謂的「假如」，假如我在日產生命廣報部工作時，不去理塚部健三的臉色，隨他去罵竹內喜代夫人而毫不關心的話，就沒有發展到今天的神奇故事，也許不會有參訪忠恕道院的道緣。